

## 父亲“访友季”

◎王国梁

父亲性格开朗，乐于交友。早年时，他经营过工厂，还在集市上摆过小摊，因此结识了众多好友。后来，他回归田园，忙于耕种，日复一日，鲜有空闲。只有到了冬日，他才能放下手中的活，此时最大的乐趣便是骑着自行车，前往好友家中拜访。冬日成了父亲特有的“访友季”，也是他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。

父亲的老友散落在四面八方，但离得都不算太远。冬日如果遇上好天气，父亲便会蹬上自行车，开始他的访友之旅。早些年，他将冬日访友视为一种微旅行。父亲说骑行在乡间小道上时，不慌不忙，时而还会驻足欣赏周边村庄的风景，顺便“考察”其他村庄的经济作物种植情况。有一年，他还因此将冬季蔬菜大棚的技术引入了我们村。当然，父亲冬日出行的主要目的是与老友叙旧，往往会有小酌几杯、畅谈往事，直至下午才心满意足地返回家中。父亲坚持冬日访友的习惯已有很多年，这也让他的生活多了几分色彩。

七八年前，父亲算是退休了，不再终日忙碌。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，按说可以随时拜访老朋友，可父亲还是喜欢冬日去。他常说，大家都是农民，只有在冬天才会闲下来。冬天与老友一起喝点小酒、晒晒太阳、说说往事，觉得日子有滋有味。

前几年，父亲的一个老朋友赵叔突然离世，这让他难过了许久。他深深意识到，与老友相聚的机会越来越少。人至暮年，很多事情已无法掌控。因此，他更加珍惜与老友相聚的时光，以减少人生的遗憾。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“不忘老友，幸福常有”。

近几年冬天，我都会把父母接到城里过冬。我深知父亲的生活习惯，所以全力支持他去拜访老友。住在城里，离乡下的老友较远，且父亲年事已高，不再适合长时间骑行，我便在节假日开车送他去访友。每次我都会送他到达目的地，再去处理自己的事情，留他在老友家享受快乐的一天。傍晚时，我再去接他。每次接他时，他都是笑容满面。回家的路上，他坐在后排哼着戏词，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神情。

又到了父亲的“访友季”，我早已做好准备，让他多与老友相聚。前几天，父亲得知邻县的李叔刚做过大手术，正在家中休养，坚决表示要去看望李叔，说大家年龄都大了，只求彼此间的温暖安慰。我开车带他去超市，他亲自挑选了许多营养品带上。这次两个老人的聚会我全程陪同，内心五味杂陈。我感受到经历了岁月考验的友情温暖，也体会到了父亲和李叔内心的感慨与无奈。李叔多次提及往事，老泪纵横，父亲的眼眶也湿润了。他们约定，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争取此生还能多相聚几次。我们离开时，李叔的表情显示，父亲的到访为他带来了久违的快乐。

这几天，父亲继续制订“访友计划”，他将老朋友们的电话和地址都列好给我看。我当然会全力支持，因为父亲的“访友季”就是他的“幸福季”。



摄枫时节

◎子穆

## 新米情浓

◎陶建明

深秋，我和夫人回到乡下老家。不多时，堂哥骑着电瓶车送来一袋新大米，那是今年刚收获的稻子加工出来的。他停好车说道：“尝尝鲜，这是新收的稻子刚碾的米。”我赶忙和他一起把米袋从车上搬下来，米袋传来暖暖的感觉。这暖，既在我的手上，更进入我的心里。我打开口袋给米降温，只见那珍珠般的新米白中透着隐隐的青，米香扑鼻，恰似散发着浓郁的亲情。

像我们这般上了年纪的人，大概都有一份“新米情结”。记得儿时，农村人粮食短缺，青黄不接的情况时有发生。有句俗语这么说“豌豆角吃哭起来，黄豆角吃笑起来”，意思是说家中没有余粮，吃了豌豆角后就到了收麦子的时候，此后只能吃元麦或大麦糁子；而吃黄豆角时，稻子成熟了，马上能吃上米饭、米粥。所以，秋风起，黄豆长成，人们就急切地盼望新稻成熟。看到稻粒一天比一天饱满起来，稻穗沉甸甸地弯下腰，颜色也由青涩渐渐转为金黄，那满心的喜悦挂在脸上。开镰的时候，人们手持锃亮的镰刀，寒光一闪，手起刀落之处，稻秆齐刷刷地卧倒在稻田里。接着捆把、上场、脱粒……几个大太阳一晒，各家各户分到新稻谷后，就迫不及待地奔向机坊，随后，村子里便弥漫着新

米饭独特的香味。

如今，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人们过上了幸福生活，优质大米一年四季供应充足，可对新米饭的情怀依旧存在。以前我家一直种水稻，稻子收获后，总会选出部分稻谷在水泥场上摊薄尽快晒干，只为让全家人尽早品尝新米饭，这里有丰收的仪式感。2022年，妈妈病故后，家里没人打理田地，我家便不再种水稻了，农田交给村里种田大户承包。不过，我们每年仍然能吃到新大米，大多是堂哥等亲友赠送的。正像杜甫在《江村》中所说的：“但有故人供禄米，微躯此外更何求？”新大米增添了乡愁，也加深了情感。

堂哥早已从镇上搬运工会退休，凭着硬朗的身体，坚持退而不休，就近打工，早晚就在自家三亩地里忙碌。他家有手扶拖拉机，除收割外，其他农活都自己操持。他还利用稻田养鸭，这样可以尽量少施用化肥农药，产出的粮食绿色无污染。今年，堂哥的三亩地全都种上了水稻，在他的精心照料下长势喜人。前段时间我去堂哥家，他兴高采烈地带着我去参观所种的水稻。秋阳之下，稻子株株低垂着头、泛着金光，微风拂过，轻轻摇曳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，仿佛在欢迎我的到来。

堂哥笑容满面，边走边介绍。那笑容里，有对自己辛勤劳动的认可、有丰收的喜悦，也有我们兄弟间的深厚情谊。

稻子成熟的时候，天公却不作美，连续下了几天雨。雨一停，堂哥就急不可待地先收割了一亩稻子，抓住晴好天气，在水泥场上摊铺晾晒、装袋，就盼着早日把新米送到我们手中。

中午，夫人满心欢喜舀出一瓢新米，用自来水淘洗干净，然后用柴火灶大铁锅做午饭。烧的是新砍柴火，连炊烟都带着一股清香。水开后倒入大米，用饭铲搅了几下，锅里“咕嘟”“咕嘟”地冒着气泡。米汤的量恰到好处，又烧了一会儿，伴随着白雾般的蒸汽，新米饭香在灶间飘荡，溢出门外，远远就能闻到。

饭熟了，盛在白瓷碗里，洁白晶莹的米粒粘在一起，热气腾腾，散发着糯香，还透着清幽的光泽。细细咀嚼，一种别样的柔软和甘甜从嘴里滑到心里。满桌的鱼肉、鲜嫩的青菜似乎成为多余。我铲起那黄澄澄、亮晶晶的锅巴，拿起一块放进嘴里，香脆可口、余味悠长。这顿饭，我们吃到了香甜，也吃出了亲情。

晚上回城，我把这袋新米带上了，好让孩子们也一同分享这新米的芬芳和浓厚的亲情。

## 老辈的希望

◎余毛毛

老汪的理发店营业时间现在只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，而以前晚上八点多来都能理上发。他告诉我说：“我退休了，现在有退休金，犯不着那么拼了，我也要歇歇了。”我说，钱多了又不压身，你现在身体这么好，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干嘛不多挣点。

这时，老汪的太太开始指责他：“他最自私的，因为没有孙子，他现在就开始懒了。”了解了情况之后才知道，老汪跟儿子赌气。儿子结婚几年了，也不生孩子。老汪的儿子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，儿媳妇是一家酒店的大堂经理，两人忙得风风

火火，日子过得也不错。可一跟他们提生孩子的事他们就不耐烦。老汪终于生气了，他认为自己已经为儿子忙过了，没有孙子他绝对不会努力赚钱：“看不到希望，我赚钱有什么意思！”

理完发，我到河边公园拍乌桕树，正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，一个扫落叶的人喊我的名字，我一看，吃了一惊，原来是我小叔。

小叔是个木匠，以前在家具厂做餐桌和椅子，干到七十岁的时候，觉得干不动了，就回家歇着。歇了好几年了，怎么又在这儿扫地？细问之后才知道，我堂弟生了二胎，而

且还是双胞胎，等于说他现在有三个孙子了。公园扫地的活以前是小婶在干，她比小叔年轻十几岁，身体很硬朗，目前干这活没问题。但现在又多了两个孙子，她不得不辞了工作回家照顾孙子，而小婶的活小叔就接下了。小叔说，他现在这活工作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十点、下午一点到四点，不累，一天赚六十块钱。我劝他年轻大了，再不累的活也是活，劳碌了一生，也该享享福。他说：“那怎么行啊，总要给孙子们留点钱。”

离开小叔后，我骑车回家，想想老汪、想想小叔，内心感慨万千。